

# 光棍埗的那些事儿

*guanggunao de naxie shier*

李如志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棍埕的那些事儿 / 李如志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60-5698-5

I. 光…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922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衡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罗子安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25 1 插页

字 数 33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偏偏故事发生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小村——光棍埝，村里倒出了一位貌若天仙，倾国倾城的姑娘须素雅，她在大山中走出来，登上了雾县的选美舞台，立即光艳四射，美压群芳，得中花魁……



---

在太行山的重重包围之中，有一个小小的山村，要说它有多小，也难说明白，反正连县地图都找不到她的位置，按山里的说法，它是一个自然村而不是一个行政村。这个村叫首乌垱，因村子里女人少，男人多，而且出生在垱上的男人很难说上媳妇，附近的人们都管叫它光棍垱。

这光棍垱在高高的山头上，住着六七户人家，从来不曾引人注目过，突然村里出了一位美女，便一下子成了全县乃至全地区著名的村庄。这六七户人家，光棍就有十多条，其中一个叫单翠花的女人是垱上的灵魂和实际领袖，她站在石屋前，放大嗓门大吼一声，垱上的人便会乖乖地来她门前集合，那权威比管他们的村支书强一百倍。她生有三女一男，几乎占了全垱人丁的一半，而且后来在全县选美中一举中魁的女子就是她生的。

光棍垱的历史虽然不长，人人却几乎都有一串长长的故事，人人都够写一本厚厚的书。大清光绪四年，直隶保定府一位世代为官的梁家遭了土匪的浩劫，全家四十余口几乎被斩尽杀绝，财物被抢劫一空，最后遂被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其中四公子梁秉正因与妻子回岳母家庆贺儿子百天得以幸免。俗话说水火无情，宦官人员遭此大难，一下子变得比叫花子还不如。当初为逃活命，梁老四推一辆独轮车沿着太行山的崎岖山路，不知走了多少时日，来到山下一个村庄，在土地庙暂住，后来他翻山越岭，发现一股山泉，全家便搬上山来，垒了石屋住了下来。从此，成了这个村的始祖。后不断有逃荒落难者在此落户，而梁家早已绝后断代。

单翠花是在那场举国大浩劫中逃到山上的，与她一起来的共有三个男人，须云川、闫士杰和夏侯涛，刚来垱上时，须云川是她的男人，他们关系好像非同一般，既是三家人，又是一家人。

往事不堪回首，再回首。

上。她很怕，很困，却睡不着觉。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离开母亲。父亲老在外边，母女俩相依为命，许多时候还睡一个被窝，多少次半夜醒来，她总摸着娘的奶头。她好怕，内心呼唤着，妈妈你在哪儿，快来救救女儿吧。她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母亲这时肯定比她更困难，受的罪更大。她又想到父亲，除去爸爸方方的脑袋，慈祥的眼睛以外，他的一切印象都是妈妈讲述给她的。由于家穷，父亲很小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挖煤，后来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到这个煤矿搞工人运动，父亲入了党，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回到家乡参加游击队，以假投降的办法混入敌人内部给游击队搞情报，解放战争中负了重伤，留下来参加政权建设。现在可好，一对坚定不移，为共产党打天下立过汗马功劳的夫妻，统统成了反革命，国民党。她真想不出来天怎么说变就变，而且变得这样令人猝不及防。她反复想，党中央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吗？实际上对这个小县的假国民党案，毛泽东真不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其恶劣影响，已遍及十九个省市，伤害了无数无辜的干部。

翠花正想着，房门被推开了，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把一名遍体鳞伤的人推搡进来，不用说又是一个新国民党。戴红袖章的与虾米和老痞嘀咕了一阵，匆匆地走了。

翠花抬起头，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他一眼，他满脸血痕，剃光了头发，长方脸，尖下巴，有些脸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他一抬起头，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不由得颤抖了一下，啊，是你？你是单书记的女儿吗？难道他们连你也不放过。

翠花心里一阵热呼呼的，大哥，你是谁，怎么认得我。泪水流满了面颊。

“我叫须云川，在公社当农业技术推广员，常跟着单书记，见过你的。”

他们的谈话让正在打盹的老痞听到了，上来打了须云川两耳光子，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操你娘，影响老子睡觉。”

黎明时分，海螃蟹从外边走进来，翠花心里蹊跷，这王八蛋，不在家睡黎明觉跑这革命来了。海螃蟹摇晃着身子，挺着母蛎蛎的肚子，扑扑两脚踢醒了虾米和老痞：“狗日的，回去搂老婆睡去吧，老子替你们

天亮以后，虾米和老痞先后来了，看到海螃蟹脸上的血道子，吃惊地问，咋了头儿，谁挖的你？海螃蟹的脸一红，支支吾吾：“唉，该咱倒霉，老考虑革命问题，不小心碰在一棵树上让树枝子挂的。”翠花听了，咬着牙，心里骂道这狗娘养的也知道羞耻，编瞎话蒙人。

十二级台风越刮越急，造反派对新国民党的斗争，迫害升级了。翠花的机井房又添了外号叫蚰蛤蟆的造反派，看样子他是仅次于海螃蟹的二号头目。蚰蛤蟆是个造反派学生，没花钱坐火车全国各地转游过，一肚子新词，一肚子坏水，特能曲解毛主席语录和上边的政策。他学着林彪的湖北腔，把造反说成“操反”，对这些新国民党，尤其是女的，不但操她的思想反，还要操她的人身反。不但要触及她的灵魂，还要触及她的肉体。海螃蟹得到了这个小小理论家的帮助，干得更加肆无忌惮了。翠花无数次被他们糟蹋蹂躏过。

机井房变成了人间地狱，海螃蟹、蚰蛤蟆变成了闫王、恶鬼，变着法子折磨他们。长时间的折磨，双方都麻木了，疲惫了，但双方的仇恨在增长。造反派不断想出新招，对翠花他们进行折磨。在共同的磨难中，翠花和其他挨整的人都产生了共鸣，尤其是须云川。

两心相通，两心相连，在爱恨交加中，翠花和云川的情感发生着变化，两颗心贴得更紧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话一点不假，海螃蟹自以为得意，觉得开心，又强逼闫士杰和夏侯涛对翠花和云川进行殴打，他们执意不从，使他们四人结成了关系非同一般的统一战线。

无数的酷刑，花样翻新的折磨，使得折磨人的一方和被折磨的一方都变得麻木起来，海螃蟹们肆无忌惮地施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翠花和云川默默忍受也到了人类承受能力的极限，终于火山爆发了。

海螃蟹和蚰蛤蟆今天想喝酒，打发虾米和老痞去买，云川和翠花用眼对视了一下，就形成了共同赴汤蹈火的默契，两人同时猛地站起，从地上抓起一把尘土，向两个恶徒抛去，迷了他们的眼，海螃蟹和蚰蛤蟆一边捂着脸，一边狂叫着“两个国民党，你们造反了”。翠花和云川顺势把两条破裤子套在他们的头上，说时迟那时快，迅速把他们绑了个结实。拾起地上的砖又砸过来，海螃蟹和蚰蛤蟆欲想反抗无能为力，欲想逃跑，门和窗早已被闫士杰、夏侯涛堵住，于是四人一齐动手，把这两

个坏蛋绑在了水泵上。

夜漆黑，风很大。四人看着被绑住的两条狗，心里异常解气，三个多月忍受的种种刑罚好像一下子化为乌有，然而这种快感过后，又都害怕起来，他们仿佛做了不该做的事。该怎么办呢？须云川此时显得格外冷静，像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今天我们立即逃走，早晚也得被他们弄死，事到如今，已无别的路可走，咱们连他们俩也绑住做好准备，等老痞和虾米回来，咱们一起动手，然后逃走，逃不了就豁上一死。”翠花说：“对，我们听云川大哥的。”其他两个人也表示赞同。

正说着，外边传来老痞的哼唱声，云川一个手势，四人一齐坐着砖头装睡，虾米和老痞拿着酒菜刚一进门，闫士杰和夏侯涛便拦腰抱住摔在地上，翠花和云川几乎是同时叫道：“上。”两个人还没醒过梦来就被绑了起来，蒙住了眼睛，堵住了嘴。

风怒吼，把平静的海洋弄得一片喧嚣。那冲天巨浪，那山崩地裂般的涛声，打破黑夜的静寂，似乎就在眼前。四个假国民党员，四个热血青年，根本不曾想过杀人放火同自己有什么联系的男女，就这样结成了联盟，他（她）们没有忏悔，没有自责，反倒觉得一阵轻松，一种解脱。

在黑暗中，须云川等四人冲南跪下对天鸣誓：我须云川，不是国民党，不是反革命，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因不堪忍受海螃蟹等人的惨酷、恶毒的刑罚，只好作如此抉择，翠花、士杰、夏侯涛帮我报仇，皆是我亲兄亲妹，从今以后同生死，共患难，若有三心二意，天地不容。

我单翠花，无故受冤，不堪忍受海螃蟹等人兽行，跟定云川大哥出于内心意愿，云川大哥英雄虎胆我由衷钦佩，我愿与他结为患难夫妻，他的誓言也是我的誓言，今生今世，若有违约，碎尸万段。

闫士杰、夏侯涛也鸣了誓，然后四人把海螃蟹等人的棉被盖在他们身上，趁着天黑风高，在夜幕的掩护下逃命去了。

他们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夜行晓宿，他们要逃到哪里，不知道，逃到哪里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要逃出黑暗，要逃一条活命。大约一个月以后，他们逃到了太行山南段的雾县境内，顺着蜿蜒的山路向上攀

缘。太行山横亘眼前，气势雄伟，远远望去如天河飞泻，万马奔腾，翠花云川他们感到兴奋，杀人之后他们居然逃出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虽九死一生，但也算万幸了。

“你们看，那是什么去处？”闫士杰大叫起来。大伙抬头望去，见山顶上，苍松翠柏，遮天盖地，掩映之下，楼台殿宇。

原来这是一座建造奇特、气势雄伟的大寺。在一刀断壁的悬崖峭壁之下，有块数十亩大的天造平台，古寺没建在平台之上而如悬空寺般地吊在悬崖绝壁之上。古寺名唤清泉寺，据碑文记载始建于北齐，系齐文帝高欢行宫。全寺两进套院。过殿两侧，各有双层隔墙，外有圆门，内有方门。佛家称理为方，事为圆，寓事理圆融，互通无碍之意。方门楣额书有“攀竹间”三字，讲的是佛门中色相皆空的奥旨。云川在此驻足良久，叹道，要是人间真的能有这样的去处就好了。翠花说，这是一种境界，凡人是达不到的。闫士杰说，我不赞成当和尚，不让喝酒，不让吃肉，不让搂女人睡觉，连踩死个蚂蚁都是罪过，那活着有啥劲。夏侯涛哈哈笑道：“我们现在是和尚也做不成，凡人也做不成，高高山上一根棍儿，高兴了一会儿说一会儿。”他们又走到左边的门外，见楣额上刻着“拈花笑”三字。云川觉得好笑，说，“原来佛门也尽能弄虚作假，一边色相皆空，一边拈花就笑，岂不自相矛盾。”

“此言差矣”，一个洪亮的声音反驳道，四人扭头一看，一个老者不知何时站在他们的身后。这老者年近七旬，鹤发童颜，高高的个子，衣着虽然破烂却很整洁。云川连忙行礼，请问前辈难道我说的不对，那你说这拈花笑是什么意思呢？

老者说：“这拈花笑，可不是沾花惹草的意思，是佛门的一则很著名的故事，据《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上说，释迦牟尼佛，在一次大众集会上手持金色莲花自己思维，我已年迈，法当传谁，举目四空，众弟子不解佛意，唯有大弟子迦叶破颜微笑。佛将大法传给了他。这就是拈花笑的故事。”

翠花说：“大爷你对佛学很有研究，你是寺里的和尚？”老者说，“过去当过，现在是公社社员。”

云川问：“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老者正色道：“来捉拿犯罪的逃犯。”

啊，四人同时紧张起来。

老者哈哈大笑：“佛祖慈悲，普渡众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不饿不渴吗？请到寺内叙话。”

这老者叫李敬重，原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抗日战争中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算得上一员骁将，日寇投降，内战又起，战场上国民党常常吃败仗，在河南安阳战役中，他自己几乎做了俘虏。霎时间万念俱灰，他逃离队伍，想与家人团聚，以了却残生，没想到妻小已被裹挟去了台湾，一气之下，他来到这清泉寺削发为僧，“文革”一起，僧尼被强迫还俗，他在光棍窑落了户，算是一产大队的一名社员，但一人仍住在寺里。

李敬重把翠花、云川四人领到寺内，献上茶饭，热情款待，使他们很受感动，老人问及他们的身世，以及为何逃出，又打算去哪儿落脚，翠花、云川只说如何被打成国民党，又如何不堪忍受种种虐待，全部说与老人，但杀死四人的事只字未提。李敬重听他们说完，叹道：“国之不幸，才有今天的浩劫，你们年纪轻轻，能是什么国民党，其实我才是国民党。”一听老人说到这里，翠花、云川、士杰、夏侯涛四人大吃一惊，立刻提高了警惕。翠花说：“原来你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云川指挥着其他两人，咱把他扭了，送附近的人民公社。”说着要扭老人。李敬重哈哈大笑：“你们是疯了，还是傻了，难道你们把我送到公社，你们就可以将功补过了吗？你们就能回家了吗？”

这一问四人哑然。李敬重接着说：“我是国民党不假，还当过国民党的大官，不过我不是坏人，我也没干过坏事。你们年轻，当年中山先生创建国民党时，国民党是个好党，后来国共合作，两党是一家人，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先生就当过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人不在于是什么党，关键是干什么。毛先生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你们不是人民群众吗？你们不是坏人，是好人对吗？可一些人把你们说成是国民党，是阶级敌人，批斗你们，折磨你们他们不都是国民党了吗？我过去虽是国民党，但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好人，在你们有难的时候帮助你们，让

你们好好地活下去，我不就是共产党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呢？”

翠花、云川听了从内心佩服，心想，这个身居荒山野寺的老头居然对山外的世界了如指掌，还能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真是神仙下凡了。

云川打躬道：“请老先生指点迷津。”李敬重微微一笑：“年轻人，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至于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出现的开明盛世，也是短暂而相对的，我们都是凡人，世俗的偏见太浓，对功名利禄看得过重，像这弥勒佛祖，李敬重指指弥勒佛像，世人都说他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就是他思谋透了世间的这个道理，大彻大悟了。”

翠花不解，问道：“啥叫大彻大悟呢？”老人接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自然规律，你了解了这个规律，顺着规律行事，不逆不悖就叫大彻大悟了，这就是说什么事物都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比如说人原本是没有的，后来自然的变化，物质的发展产生了人类，但人总是要死的，死不就是有变无了吗？大彻大悟了，就不过分地追求身外之物，无和有没什么两样，生和死没什么两样，活得好和活得不好没什么两样，当大官和做平民百姓没什么两样，文化大革命一来，许多大官倒了霉，而一些平头地痞升了官。你们也一样，原先根正苗红，在社会上是人上人，后来被打成国民党变成了阶下囚，你们为了活命逃了出来，你们又变成了自由人。都是这个理儿。”

老人说到这里，翠花、云川四人都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老头难道真是神仙，怎么知道我们杀了人呢，连忙倒头便拜，连连求饶道：“老人家我们逃走，实在出于无奈，乞望你老人家不要告官。”

老人哈哈笑道：“快快起来，你们想到哪里去了，再说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真实情况，只是按理儿往下推，有的人把这说成是消极哲学，是宿命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只是告诫人们，种种丑恶和种种高尚的现象都存在于世上，任何人都会遇到，遇到了正确对待，坦然处之，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即便做错了什么，也是迫于无奈，决非出于本意，我怎么能伤害你们呢？再说即使伤害了，于我又何益呢。”

老人的一番话，四人非常感激，紧张的情绪也松弛下来。要求老人收留他们。李敬重说寺里不行，这样太引人注意，但是可以给你们找一

单等那大虫出现。这时就听沙啦沙啦一阵巨响，一只斑斓猛虎从丛林中窜出，向着李敬重猛扑过来。但见老李不慌不忙，纵身一跳绕到老虎背后，斑斓猛虎扑了个空。那老虎见面前站着一个老汉，本来心中欢喜，心想一顿美餐就要到口，没想到一扑落空又调转身来，两只前爪凌空猛地来抓老李面门。这一招叫猛虎下山，有雷霆万钧之力，只要抓着皮肉老李的脑袋顿时就将变成肉酱，但见老李面带微笑，使了个太极挤式，借着虎力猛按老虎的肚皮。那老虎又扑了个空，窜向一大树，就听得咔嚓一声，树被拦腰折断。老虎一扑一剪，已气喘吁吁。老虎恼羞成怒，双目圆瞪，看着老李，企图伺机进攻，老李避实就虚，逗着老虎再来。果然老虎再次腾空而起，如泰山压顶要将老李按于身下，然后张开血盆大嘴一口将老李吃进肚子，没想到老李身体轻灵，顺势闪开，猛的一掌老虎跌于地上。据说李敬重这一掌，是他多年练就的太极绝技，别说是一只活虎，就是一座山峰也能劈开推倒，这时再看那猛虎已经七窍出血，动也不动了。后来翠花问过李敬重，老人说：“那是瞎编，我在山里数十年，知道野兽的行踪，懂得虎道、狼道、豹道、熊道，在那老虎必经的道口，用剥了皮的野兔注射了毒药，老虎见了怎能不吃，我是用智慧战胜了老虎为民除了祸害。后来全大队的人都吃了虎肉，那张老虎皮仍铺在我的床上。那个打老虎的故事，全是雾县那位说过书的后来当了主管文化的副县长编的。不过我制服老虎之前，我跟白支书有个交易，那就是我除了老虎，往后你们再不准当阶级敌人斗我。白支书还算可以，从那儿以后，我再没有挨斗。”

“文革”初期，李敬重老挨斗，县一中的造反派从县城来到寺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把好端端的佛像砸得稀巴烂，有的断臂，有的缺腿，有的掉了脑袋，急得李敬重光想同他们拼命，可他知道拼命也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国民党部队连以上都属现行反革命，李敬重是少将师长，不但是反革命还是潜藏很深的国民党特务。造反派斗他，让他交待罪行，李敬重总是讲他在张老粗土匪部小汪村打日本那一出，急得造反派批判他只讲明的不讲暗的，只讲小的不讲大的，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于是李敬重就说蒋经国是他的把兄弟，他入国民党就是他介绍的，还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他报的信儿，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他挑

起的。造反派文斗不行，就用武斗，四个人让他坐喷气式，不知他用了什么邪术，造反派一着他便纷纷倒地。造反派头头拾起一棍枣木杠子猛力向他头上打来，他闭目屏气，震得造反派虎口崩裂，疼痛难忍，造反派斗不过他只好作罢，只逼他还了俗承认是光棍垱的一名社员，直到那次打虎他才又回到寺里也再没人提起斗他。

李敬重也是苦出身，父亲早年为求活计闯了关东，在鸡西一家中药店当伙计，四十岁才娶了个聋哑女人为妻，哑女人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李敬重，一个是个四六不懂的傻子。“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占了东北，父亲决计回家，一家四口一边要饭一边往关内奔，眼看快到山海关呀，父亲冻饿而死，十三岁的李敬重背着哑母，拉着傻弟按照父亲给他说过的故乡两年之后才回到太行深处的家乡。

谁知逃出狼窝，又入虎口，日本人很快占了华北，故乡雾县也被日军占领，当时的一位汉奸县长亲自步行走上百里山路到云城迎接日本人占领雾县，还把中国十大石窟之一的世界石刻瑰宝奉献给日本人。那时雾县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苦不堪言。雾县有一青年，长得身如铁塔，面如熏炭，自幼跟太极名师杨班侯弟子学习一些拳脚。那年他把自家的笊帚疙瘩缠上红绸趁着夜黑风高，劫了一个富商，拉起一拨队伍，开始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李敬重长到十六七岁，已身高七尺，威武凶猛，为了生计便投了张老粗的队伍，先当马弁，后升贴身保镖。日本入侵雾县，张老粗出于民族义愤，经常与日军交火，使得全雾县日军不得安宁。张老粗有个胞妹，与李敬重同岁，皮肤虽黑，但眉清目秀，她自幼桀骜不驯，张老太太怎么严加管束也无济于事，哥哥揭旗造反，她怎能耐住寂寞，成了这支队伍的一员骁将。双手使两把盒子，出手百发百中弹无虚发，她骑马不用鞍缰，拽着马鬃奔驰，坐骑是匹黑马被称为乌骓，她穿黑衣披黑袍，经常在夜里闯入敌阵，无数日军死在她的枪下，雾县人民称她为黑牡丹，小日本却叫她黑美女太君。

李敬重跟在张老粗左右，武艺日益精进，作战也很勇敢，那次在沙洛滩与日寇遭遇，杀得天昏地暗，张老粗腿部中弹，多亏李敬重及时赶到，硬是冒着枪林弹雨将老粗背进了一座山洞，救了老粗一命。李敬重与黑牡丹一个青春，一个少年，见面的机会又多，一来二去便私订了终

身。那时，形势险恶，命运多舛，他俩常在敌群中出入，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可以说是火爆青年，爱得也十分热烈。那次黑牡丹拨了一处炮楼，请李敬重前来为她庆功，几杯酒灌进肚里，拽上敬重，一人一匹骏马，你追我赶跑到了山里门道三川，时值仲春，山清水秀，杨柳吐翠，百花盛开，艳阳高照其暖融融，林间鸟雀嬉戏，山涧溪流淙淙，走过一线天，便是馒头山，小山不高，顶上是一处平缓之地，两匹骏马在山坡吃草，二人并肩而坐，敬重说咱俩成了亲，你给我生一窝胖小子，长大了让他们个个练武，当兵打日本。牡丹抱住他，你想得倒长，说不定哪会儿一个枪子过来就没命了，咋能生孩子。她一搂，敬重脸红了，热血上冲，立即冲动起来，抱住牡丹的嘴就亲，牡丹说，你来吧，我让你打个提前量，包不定给你生一个，往下两人再不说话了，急急地脱下衣裳，牡丹躺在那里，阳光一照，浑身雪白，两颗乳房如高山常年积雪，另长两朵粉红花蕊，敬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扑过去。天崩地裂，山洪暴发，火山崩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多姿多彩，勾魂销魄，如痴如狂的爱情发生了。

张老粗队伍虽有匪名，但打起日本决不含糊，加之队伍中个个年轻力壮又有武艺在身，几次夺据点，端炮楼，弄了不少机枪步枪，也算得上队伍精锐武器精良，于是成了云城日军的心腹大患。

一次小汪村庙会，汉奸出卖，云城日军调十五县日伪军包围了小汪村，张老粗正在朋友家吃酒，得知消息拔出盒子炮就往外冲，敌人太多，杀不透，冲不出。黑牡丹骑马双枪如入无人之境，张老粗带着他的弟兄杀开一条血路。可是杀退一伙又来一伙，杀退一层又来一层，一直从中午杀到残阳西坠，红霞如血仍然难以突围，危难之际，多亏八路军黄营长带领部队及时赶到，里应外合才救出了张老粗，可怜黑牡丹在即将冲出包围圈时，被一颗流弹击中太阳穴，壮烈捐躯，李敬重的第一次恋爱，第一个心爱的女人就这样被日本人夺走了。

李敬重与日本的深仇还不仅如此。李敬重投入张老粗队伍，哑母带着弟弟艰难地生活。那天哑母到井上打水，一不小心，掉进了井里，村上的人看见了，立即大喊大叫起来，招呼前来救人。有个小伙子跑到老槐树下去找傻子，心急火燎地说：“傻子你娘掉井里了，快去救吧。”傻

人，扯起裤子反扑过来。李敬重一个顺手牵羊，小鬼子乖乖被他擒住。李敬重把他拖到大塔之内，先是一阵耳光，直打得小鬼子眼冒金星，然后用利刃拉开他的裤子，他气愤至极，一刀把那惹是生非，给许多无辜女子带来灾难的家什割了下来，小鬼子疼痛难忍，杀猪般地嚎叫。李敬重一刀刺进小鬼子咽喉，结束了小鬼子的性命。

他弄死了小鬼子，干得十分干脆利索，重新回到小姑娘身边，小姑娘仍愣在那里，傻在那里，见到恩人，倒头便拜：“大叔恩公，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李敬重一把拽起姑娘，这里情况危险，你快些逃命去吧。

小姑娘：“我逃了你怎么办，快到我家去吧。”

李敬重携姑娘，摸出大塔周围的小树林，拐进一条很长的胡同。突然一阵狗吠，便听街上有日本宪兵巡逻队沉重的皮鞋声。姑娘牵着他的手，穿过全门街、东拱街，绕过城隍庙，再朝前就是一片湖水，这是雾县城的澄湖。这澄湖是雾县一景，到雨季，山上的洪水流入绕城的玉带河，在城东一处低洼地方积蓄起来便形成了这座澄湖，澄湖的面积不小，约占了县城的三分之一，从不干涸，山城再加上这一秀水，使得雾县闻名遐迩，名噪一方，加之商贾如云，使它有小北京之称。

在澄湖东岸有一座豪宅，姑娘告诉他那便是她的家。他们来到门首姑娘轻声敲了两下，里边走出一个老汉：“小姐回来了，太太老爷都快急死了。”

姑娘并不答话，领了李敬重就往里走。这宅子真大，他默默地数着门楣竟有九重。

进入客厅，先有丫环接着。客厅内有个干瘦、削长、稀疏的头发和留山羊胡子的老头儿和一个皮肤白皙，穿着讲究的女子。无疑这是姑娘的父母。

姑娘进屋，老头放下手中的烟袋，严厉而生硬地斥道：“干什么去了，现在才回来。”当抬头看见跟着一名男子，自知失言，尴尬地笑笑：“对不起……”

倒是夫人先看出女儿污头垢面，头发零乱，急急地问：“女儿你怎么了？”

姑娘扑在母亲怀里将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李敬重怎么也没想到老头

子没有安慰女儿，向他道谢，倒一个劲地埋怨女儿：“你闯祸了，你闯祸了！”

李敬重生气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县长，你女儿我给你送来了，告辞。”

这时，电话响了，县长拿起话筒就听里面传来一个粗暴的声音：“刚才有一个日本宪兵失踪了，全城戒严进行搜查。”

县长放下电话：“先生，想必这件事与你有关，念你救了我的女儿，我先放你出去，你拿了我的令牌出东门逃走吧。”

李敬重心里像点了一把火，真想一刀宰了这个汉奸，他气愤地丢了令牌，扭身就走。

县长：“先生，你拿着……”

姑娘哭喊着：“恩人你不要走……”

李敬重头也没扭，消失在夜色中。

夜幕沉沉，满城的鬼子伪军乱蹦乱窜，四门紧闭，敌人把县城戒严得如铁筒一般。李敬重心里好笑，他对县城地形熟悉，又有高强的武艺在身，数丈高的城墙在他眼中形同虚设，只是恨那个老汉奸没有人性，不是东西，他思量再三，必须给那老东西弄点事件，于是他潜入县衙，放了一把大火，当鬼子伪军忙着救火的时候，他越过城墙，渡过护城河，轻松地返回驻地。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三天之后，他从日本人蹂躏之下救出的姑娘李淑蕙站在了他的面前。

她是本县师范的学生，16岁，那天夜里他根本就没顾上正眼看她，而今天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个美如天仙的花季少女。她来找他的目的很明确，说得也很坦荡，她要同她罪恶的家庭，特别是那没有血性，认贼作父的汉奸彻底决裂，以身相许，与她结婚，做他的妻子。

戎马倥偬，出生入死，常常用手提着脑袋，今天脱下鞋子明天不一定再穿的他怎能经得一个如此美丽，如此柔弱又如此正义高雅的姑娘以身相托。可他又无法拒绝，无法抗拒，无法劝说，无法逃避。

李淑蕙纤细的身腰，白皙的皮肤，漆黑的头发，鼻若悬胆，目如秋水，两颊微红，眉宇间有一股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傲气。她只身闯入张老

便在德州郊区居住下来，与当地人有了很好的相处，后来王后虽然回过一次国，但她总觉已将自己融入了中国，不久又回到中国，直到清乾隆年间，经过申请和清王朝的批准以温安两姓加入了中国国籍，这便是温安两姓的由来。咱这里的温安两村，是清咸丰年间从德州迁来的两兄弟，你们不信，就在这石龙往东一百步，还有一只石虎。”

人们按照他说前去挖刨，果然挖出了一只同石龙相同石质和雕刻工艺的石虎。

李敬重说：“这是你们的祖先迁来时为了造就龙虎风水，共同埋下的，如今你们兄弟相残，骨肉斗杀，实在令人痛心。”一番话把所有的人都说得愣在那里，往后两个村放弃前嫌，团结相处，在当时作为消除派性的典型闻名云城。

翠花来到蟬房寺，送来亲自做的一双新鞋和一套新衣，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李敬重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命运苦多，坎坎坷坷孤独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突然遇上翠花这样的好女儿，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父女二人紧紧抱在一起，泪如雨下。